

后形而上学美学

POST METAPHYSICS AESTHETICS

颜翔林·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后形而上学美学

POST METAPHYSICS AESTHETICS

颜翔林·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形而上学美学/颜翔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004-8750-0

I. ①后… II. ①颜… III. ①形而上学: 美学—研究 IV. ①B015②B8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2663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9.75 插 页 2

字 数 502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如果将美学（Aesthetics）想象为流溢着乌托邦色彩的古典精神的学园，不失为一种诗意情怀的敞开。然而，美学这个寄寓着“感性”内涵的外来术语在文化辗转的路程中被刻意地“误译”，历史地与宿命地寄生着知识的悲剧和信仰的惆怅。因为华夏民族蹒跚于屈辱的近代史和启蒙神话以及战乱动荡的社会境况，中断了传统文化的链条，甚至颠覆了价值大厦的根基。思想舞台上缺席了精神家园和审美信仰，遗忘诗性主体的权力和生命存在的智慧，跌落在以西方旧形而上学的知识论和认识论为主导的意识形态陷阱。美学，一方面充当失落了宗教信仰的灵魂安慰的替代品，思想先驱蔡元培所渴慕的“美育代宗教”的精神前景就从一个侧面显露出 20 世纪的美学承担了历史性的错误使命，“美”（Beauty）成为一个不幸的历史时间的图腾对象；另一方面，知识论和认识论的合谋构成 20 世纪美学另一个悲剧化的投影，美学沦为知识形式和认识工具的仆役，它屈从于理性认识的目的性，成为因果律和必然性的逻辑推演的产品。

因此，期许另外一种美学的存在形式，能够和占据主导地位 and 宰制力量的美学抗衡，这就是“后形而上学美学”。它的命名，首先体现着对于以主体论、本质论、总体论、知识论、实践论等为存在基础的近代传统美学形式的思维方式的背离和反叛，以解构和颠覆以往美学的逻辑秩序、思想观念、理论命题为己任。其次，后形而上学美学也从价值论维度批判和逆转各种形而上学美学的诸种先验意义和价值准则，以后现代主义的理念解构陈旧的审美标准。最后，后形而上学美学采取怀疑主义的方法论重新理解和阐释美学问题，放弃对于独断论和实存论等美学原则的遵循，挑战权威美学和主流美学的话语霸权，寻找属于自己的美学话语。后形而上学美学是立足于当代历史语境，借鉴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念和综合中国古典美学以及自我意识而建立的一种美学存在方式。

所以，后形而上学美学必须清洗传统形而上学美学、主体论美学、实践论美学的思想尘埃，同以知识论和总体论为基础的美学划清界限，它主张接纳智慧论，借鉴佛学的“般若”的思想机锋，让审美活动恢复存在者的生命直觉和诗性智慧，使美学不再背负着沉重的知识包袱在充满荆棘泥泞的道路上踽踽前行，能够展开鲲鹏一般的翅膀在大地和蓝天之间自由地飞翔。美学也不能简单地回归到“感性学”的狭隘房屋，而是应该漫步在既不归理性统辖也不由本能冲动主宰的一个边缘境地，它必须获得诗意存在的资格，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而生存。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诗歌的某一顷刻写道：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后来它一度成为美学领域的流行话语而被无数次地重复。这至少寄寓了三重的象征意义：一是这句话昭示出深刻的美学真理——人对于世界的本能性和必然性的依恋，因为“大地”隐喻着人的生命存在的还乡性和回归母体的深厚情感；其二是，人永远是自然中的一个可能性结构，他在山水之中充分展示自我生命活动中的无限可能性；最后，人不仅仅作为感性主体而存在于世界之上，更应该获取空灵的诗意，上升为诗性主体，从而使生命状态达到美学化的完满。其实，海德格尔的这番高论，在极其富有生命智慧和诗意情怀的古人眼界里，只不过是—种无须言说的常识而已。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轨迹和实践意志中的审美人格无不证明了华夏民族诗意栖居的美学传统。然而，令人悲哀的是，华夏民族的诗性传统在 20 世纪被迫中断和割裂。所以，重建美学的诗性精神就成为历史性的必然选择和民族化情结，它也必然地包含对于以往美学理论的二元论思维模式的扬弃，消解客观对象和主体意识的逻辑边界，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重新呼唤人对于自然和所有生命形式的道德责任。

美学必须寻觅审美和良知的和谐途径。克罗齐断言美学不是伦理学，审美与艺术和道德活动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尽管他的看法禀赋深刻的合理内核，然而毕竟割断了两者之间的潜在交往。的确，20 世纪的美学遭遇到世俗世界的道德律令的侵犯，使审美活动束缚在沉重的意识形态枷锁之中。我们主张在美学中用良知代替道德，因为良知是先验的无意识的伦理原则，它比道德显然澄明和自觉，呈现内在的智慧和圆融。所以，美学应该建立审美活动和内在良知的对话关系。最后，美学应该是“沉默”之学。如果现象学像胡塞尔所宣称的那样“从沉默开始”，意味着悬置以往的形而上学和虚假的意识形态，那么，美学倾心于“沉默”之学，至少隐

匿二重的意义：一是它对以往的美学理论中止判断，主张自己的思考从现象学意义的“没有前提”（Voraussetzungslos）开始，注意倾听自然和自我的声音。二是坚持“无言”（Aphasia）与“宁静”（Ataraksia）的学术姿态，一方面它遵循维特根斯坦的忠告“对于不能言说的东西保持沉默”和接受道家“大美无言”以及司空图的“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睿智启思，对于以往美学理论的伪命题或者没有意义的命题、范畴、概念、观点置之以存而不论的“加括号”方式；另一方面，它以“宁静”的思想姿态对待问题，借鉴佛家“拈花微笑”的智慧境界应对疑惑，以醉心“提问”（Question）而轻视“回答”的策略在美学的思想丛林中“逍遥以游”。

美学的玄学特性决定它仍然不屑于对一种实证科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攫取，这恰恰构成了它的魅力之一。因此，这本《后形而上学美学》也不承诺给阅读者确定的知识谱系的理性满足，它只期许给予心性的开启和诗意的萌发，诞生惊鸿一瞥的瞬间印象就聊以自慰。它不奢望赋予一种认识形式和逻辑工具的功用，而心仪凭依想象和体验的方法恢复主体被压抑的生命冲动和审美本能，恢复对对象和自我的感觉经验，获得一点艺术的创造势能。如果说圣哲孔子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的人学命题，适合于道德人格和智慧人格的提升；那么，美学同样应该提供一束投射于大自然和自我心灵的光线，让每一个人从中领悟到“仁者”和“知者”的双重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向外在的现象界求证知识，而且有可能敞开自我的良知心性和诗性智慧。美学既是人与自然的“心会”，是主体与万象的对话，也是今人与古人的以心会心，寻求超越历史语境的对话过程。然而，任何对话活动的前提是，对话者必须寻求自我的悟觉，在展开求证自我的活动之后获得独白的可能性，从而保证对话的有效性和呈现意义。

尼采喜欢于午后阳光在林中漫步，我们可以美学化地想象：那是一种心会自然、心会自我和心会古人的独白与对话，那种林中漫步必然是诗意的和审美的精神漂泊。美学应该也必须致力于成为让人学会这种精神漂泊的途径之一。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美学何为	(1)
第一节 美学的还乡之路	(1)
第二节 精神姿态	(10)
第三节 词源学的追溯	(18)
第二章 历史和逻辑	(26)
第一节 逻辑分类	(26)
第二节 西方美学	(28)
第三节 华夏美学	(43)
第三章 美学方法论	(65)
第一节 古典主义方法	(65)
第二节 现代主义方法	(75)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方法	(89)
第四章 美之追问	(100)
第一节 古壁回音	(100)
第二节 美即虚无	(109)
第三节 自由之隐喻	(116)
第四节 诗意生存	(123)
第五节 智慧生存	(128)

第五章 自然美	(132)
第一节 生命形式.....	(132)
第二节 审美类型.....	(143)
第三节 悠然心会.....	(157)
第四节 神话的复活.....	(166)
第六章 什么是艺术	(175)
第一节 艺术何为.....	(175)
第二节 流行的艺术概念.....	(178)
第三节 艺术本体论.....	(189)
第四节 艺术批判.....	(204)
第七章 艺术种类	(214)
第一节 历史轨迹.....	(214)
第二节 具体门类.....	(218)
第三节 创造的隐秘.....	(247)
第四节 批评是什么.....	(257)
第八章 美之形式	(267)
第一节 形式分析.....	(267)
第二节 象征与隐喻.....	(280)
第三节 结构性意义.....	(295)
第九章 审美范畴	(305)
第一节 秀美/崇高.....	(305)
第二节 悲剧/喜剧.....	(315)
第三节 幽默/荒诞.....	(327)
第四节 自然/境界.....	(338)
第十章 审美心理分析	(348)
第一节 感性的召唤.....	(348)
第二节 神游境界.....	(362)

第三节	生命智慧·····	(376)
第十一章	审美和文化·····	(387)
第一节	文化何为·····	(387)
第二节	美是文化的动因·····	(394)
第三节	审美标准·····	(405)
第十二章	美学的当代性关切·····	(414)
第一节	信仰重构·····	(414)
第二节	审美拯救·····	(423)
第三节	美学的眼睛·····	(431)
主要参考文献	·····	(441)
主要人名、术语对照	·····	(452)
心底寒梅	·····	(463)

Contents

Foreword	(1)
Chapter One What's the Aesthetics for?	(1)
Section One The Road of Aesthetics to Home	(1)
Section Two The Stance of Aesthetics	(10)
Section Three The Trace of Derivation	(18)
Chapter Two The History and Logic	(26)
Section One The Categories of Logic	(26)
Section Two The Western Aesthetics	(28)
Section Three The Chinese Aesthetics	(43)
Chapter Three The methodology of Aesthetics	(65)
Section One The Classicism Method	(65)
Section Two The Modernism Method	(75)
Section Three The Post-modernism Method	(89)
Chapter Four The Question of Beauty	(100)
Section One The Echo of the Old Wall	(100)
Section Two The Beauty is to be the Nihilty	(109)
Section Three The Metaphor of Freedom	(116)
Section Four The Poetic Survival	(123)
Section Five The Intelligent Survival	(128)

Chapter Five The Natural Beauty	(132)
Section One The Forms of Life	(132)
Section Two Categories of Aesthetics	(143)
Section Three The Leisurely Understanding	(157)
Section Four The Revival of the Myth	(166)
 Chapter Six What's the art?	 (175)
Section One What's the Art for?	(175)
Section Two The Popular Artistic Concepts	(178)
Section Three The Ontology of Art	(189)
Section Four The Criticism of Art	(204)
 Chapter Seven The Catagories of Art	 (214)
Section One The Historic Track	(214)
Section Two The Specific Categories	(218)
Section Three The Secretes of the Creation	(247)
Section Four What's the Criticism?	(257)
 Chapter Eight The Forms of the Beauty	 (267)
Section One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	(267)
Section Two The Symbol and the Metaphor	(280)
Section Three The Architecture Meaning	(295)
 Chapter Nine The Aesthetic Catagories	 (305)
Section One Grace and Sublime	(305)
Section Two Tragedy and Comedy	(315)
Section Three Humour and Absurdity	(327)
Section Four Nature and Ambit	(338)
 Chapter Ten The Psychoanalysis of the Aesthetics	 (348)
Section One The Sensitive Summons	(348)
Section Two Travelling Ambit	(362)

Section Three	The Intelligence of Life	(376)
Chapter Eleven	The Aesthetic and the culture	(387)
Section One	What's the Culture for?	(387)
Section Two	Beauty is the Motivation of the Culture	(394)
Section Three	Theaesthetic Standard	(405)
Chapter Twelve	The Aesthetic Up-to-date Attention	(414)
Section One	The Reassemble of Beliefs	(414)
Section Two	The Aesthetic Salvation	(423)
Section Three	The Aesthetic Insight	(431)
The Main References		(441)
The Main Names and the Comparison of Terminologies		(452)
The Author's Postscript: The Plum Blossom in the Deep Heart		(463)

第一章

美学何为

第一节 美学的还乡之路

美学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成为被理性放逐的角色，被遮蔽在知识论阴影下而丧失想象力和诗意精神。而由历史境域所决定的流行的意识形态又使它笼罩上浓重的知性灰尘，屈服于社会革命和历史实践的功利性目标。科学技术的神速脚步，宣布了理性的偶像黄昏的来临和普世性的革命知性的终结。然而，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历史浪潮，客观上促使文化与资本的神圣结盟、权力和知识的刻意合谋、技术和消费的无意识匹配，合乎逻辑的结果是：每一个存在者都不同性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地狂欢于感性化的消费欲望和享乐本能的迷宫。因此，精神主体在理性、知性和感性三个方面都成为一个现代性意义下的心理碎片，他们遗失了回归家园的眼睛，成为一个沉醉于欲望泥土中丧失眼睛的“蚯蚓”，这就是现代人的生存寓言。

美学曾经在 20 世纪不适当地扮演启蒙者和精神教父的社会角色，也充当知识工具和理性权威的象征品，被迫流浪在远离精神家园的异邦土地，迷失了自我的存在意义。所以，历史与现实的两重境遇都由衷滋生出一种呼唤美学回归家园的必然需要，期盼它走上一条还乡之路。美学的还乡之路，表现为思维方式的转换。

一 美学是“提问”之学

在传统理论意义上，美学倾心于解答或回答问题，热衷于做语言游戏的工具和思想看护者，而丧失了对于现象界和自我存在的提问能力。庄子哲学，闪烁着奇谲空灵的东方智慧和诗性情怀，以怀疑论的敏锐眼光体察

现象界诸多问题，反思自我精神的如何可能、为何可能等形而上的问题，眷注于对自我存在意义的提问。庄周与思想挚友惠施的哲学对话，媲美于苏格拉底的“对话”或“问答”，全然属于思辨智慧的精美果实。庄子哲学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东方怀疑论式的提问，不像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那样，满足于追问知识如何存在、如何获得。而是追问：主体能否获取知识？知识如何可能？能否满足人的精神意义的要求？知识是否存在局限性？主体是否必要以有限的生命时间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①他对知识以及对追求知识的行为，均表示了怀疑和质询的哲学态度。除此之外，庄子对人的认识能力、真理的存在、道德律令、自由境界、审美活动、历史的规律性、生死循环、生命意义、现象界的同一性等问题，都予以哲学和美学意义的追问。他眷注于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对常识性问题进行富有智慧色彩的提问，而舍弃对这些问题进行知识性的或重复性的解答。

提问的方法移植于美学领域。一方面，对以往美学的所有命题、概念、观点，进行非知识形态的提问，反思以往的诸多结论是否可靠，它们对于审美现象和审美活动的阐释是否正确。我们不再沿着传统美学思路去追问：什么是美？什么是审美对象、审美经验？什么是美的规律？美与实践的关系、艺术与生活关系如何？审美标准、审美价值何为？这些属于缺乏想象力和智慧的问题。而是提问：美如何可能？审美如何可能？艺术如何可能？美学如何可能？美学为什么假定超越精神之外的思维偶像而使美面临缺席的窘境？美如何超越知识、经验、逻辑、概念、规律、道德、实践等思维阴影的遮蔽而获得自身的显明与独立？美与艺术如何消解虚假的片面的标准而走向一个无标准、无限定的超越历史的自由时间和自由空间？另一方面，美学不间断地提出对自我存在的疑问，不间断地追问自我的理论、方法、观念能否成为新的可能性，在这种追问的过程中，愉悦地构筑自己的精神体系。但是，在更为理想化的理论状态，美学对自我的提问也应该具备不断“否定”的性质，它永不宣称提问的终结，为进一步的探究保留余地，这样才保持了人类精神的尊严和智慧的长久活力。从这个理论意义而言，美学应该回归为提问之学。

^① 《庄子·养生主》。

二 美学是“想象”(Imagination)之学

以往美学是哲学的附庸，栖息在哲学大树的枝头而获取有限的真理光辉。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思辨之学、本质之学和逻辑之学，充分享有理性和逻辑的思想权威，统摄着其他的知识形式。而美学正像玛克斯·德索所论：

美学一向命运不佳。它作为逻辑学的小妹妹迟迟来到这个世界上，从开始之日起，便受轻视。说它是作为下里巴人的学说也好，是关于绝对存在的感官外表的一门学问也好，它总是处于从属和无关紧要的地位。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或许是由于论题本身的含混，美学从来就不能主张一个疆界分明的领域或可靠的方法。^①

黑格尔在《美学》中将它称为“艺术哲学”或者“美的艺术的艺术”。^② 既然作为哲学的附庸和仆人，美学必然依赖逻辑工具和抽象思辨从事概念、判断、推理的理性活动。因此，想象在美学领域的缺席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了。然而，新世纪的美学必须迎接想象这位曾经被冷遇的宾客，因为只有主体的想象活动才可能开拓新的精神空间，为美学获得新的生长点。

想象从来没有在旧形而上学那里获得过合法的地位和被尊重的理性待遇。它被认为是低级的认知形式或感性的、变形的认知方式，只能谦卑地存在于理念的低级形式如艺术中。所以，在思辨哲学或知识论哲学中，自然地拒绝了它的出场。西方旧形而上学将想象阐释为“原本的影像”(Scheme of image-original)。这意味着如此的理论坚信：想象是对不真实的虚假存在的承诺，是一种对现实存在的非逻辑性的片面化的偶然“理解”，此种“理解”具有非理性的直觉因素，当然就不属于客观和正确的“认识”活动，因此无法接近“真理”的彼岸世界。因此，想象不可能获得知识论哲学的礼遇。夸饰地说，是传统形而上学集体地以“逻辑”为工

① [德] 玛克斯·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兰金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② [德] 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卷，第3—4页。

具谋杀了“想象”。

西方哲学自康德起，对想象有了新思维的认识。在康德看来，想象无疑是一种心理综合能力，有助于主体对于现象界的知性把握。他对想象的重新界定代表了旧形而上学对想象的思维变革。然而，这种变革还不是根基性和突变性的。因为康德对于想象的阐释仍然没有超脱于旧形而上学将想象视为非思维形式和非认识能力的理论窠臼。和康德相比，胡塞尔显然强调想象的认识性功能。他在关于时间意识的讲座中曾说：“想象是一种可以被描述为当下化（再造）的意识。……想象在这里是指与感知一同构成直观的那种意识行为。它与感知相对立，因为它本身是对一种感知的‘想象性变更’。”^① 现象学提升了想象在现代哲学中的思维地位。

生活在华夏上古历史时间的庄子，由于其诗性哲学的精神内蕴，他对想象的理解富有精神张力和思维活力，也更有诗性的智慧与悟觉。与西方的知识论哲学不同，庄子将想象提升为一种人类精神的最高的认识形式，作为一种最高的探究现象界和追问自我存在的思维方式与认识工具。庄子认为，知识与理性的认识方式只能涉及事物的局部外相，难以抵达内部的本真存在，它只能适用于对实存世界的片面把握，而唯有想象这种“心游”或“神游”的绝对自由的思维方式，能够将心灵带入事物的本质之中，并获得对有机整体的把握。更重要的是，想象作为人类精神存在的运思工具，重要功能在于认识自我，对自我存在的纯粹意识予以提问和反思，从而达到对自我存在的意义提升和价值领悟。因此，想象凸显为主体存在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询工具，也为生命哲学或人生哲学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因为只有想象才能获得对“善”的信仰和道德律令的亲证，也唯有想象才能携带心灵进入绝对自由的境界，获得对自由的真正把握和占有。最后，也唯有想象引导精神进入绝对虚无的“道”的境界，从而达到对“真理”的悟识与分享。

正是启悟于庄子哲学，想象这一方法，应该成为美学的必然选择，后形而上学美学欣喜地接纳其为自己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想象是超越理性逻辑之上的思维工具，它能够使人之精神本质达到敞开和澄明的境界，我们应该谋求想象在美学方法中的尊贵地位，因为只有想象才可能使“怀

^① 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5页。

疑”和“否定”的哲学视野拓展到更为宽广的范围。美学更期盼想象来改变视野的狭小和局限，改变概念的陈旧和单一，并冲击墨守成规的逻辑和方法、观念和理论，从而使荒漠的精神田园获得充沛的雨水，让枯萎的理论之树重新绽放出思维的绿叶和花朵。

三 美学是“智慧”(Wisdom)之学

西方文化、哲学传统关注“知识”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着意于逻辑工具的运用，相应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发达、实用哲学与思辨哲学的厚积。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凝神“智慧”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潜心于心性悟觉的畅达，相应带来了诗文艺术的繁荣、伦理哲学与诗性哲学的丰赡。这固然属于笼统模糊、不够准确的宏观判断，但西方哲学重知识论，中国重智慧论却是一个不争自明的事实。西方哲学迄今最杰出的几个思辨代表，如柏拉图、康德、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的哲学均未能逃逸出“知识”及其如何可能的思辨魔圈，即便是被视为哲学圣人的康德，他的“三大批判”也只是触及“智慧”论的边缘而未能深入探究下去。当然这无损于康德在他的“知识论”以及人的认识如何可能等哲学探讨中所获得的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这也表明东西方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的差异。意味着这仅仅是哲学存在方式的不同和运思路径的不同，以及话语使用的不同，但是，不应该视为价值与意义的普遍不同。

“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① 维特根斯坦的这一忠告，也许可以包含多种释义，但它无疑可以牵涉对于智慧的理解活动。由于智慧属于超名言之域，是语言符号“不能谈的事情”。依庄子之见，只能“以道观之”，以“无待”、“悬解”、“丧我”、“逍遥以游”等超知识、超经验、超语言等“物我两忘”的神秘直觉的心灵活动去领悟。近代严复所构想的“无对之域”以及王国维所言说的“可爱”之存在，均是智慧生存的精神世界，而对于它，不能以“可信”的知识形式来界定。后形而上学美学将智慧言说为“精神无限可能性的虚无化存在”，认为智慧即“虚无”，它是精神存在的最高悬浮状态。智慧尽管是不可言说的，但以“虚无”来言说智慧，也许最小程度地使智慧蒙上知性的尘埃。

智慧即“空灵”。将智慧界定为“空灵”，不是去接近现实性的知识，

① [奥地利]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97 页。